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舉人臣楊兆豐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三

鄉飲酒義

鄉飲酒者謂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也孔氏疏謂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賔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

此言自迎賔以至卒爵之義也庠學名鄉曰庠州黨曰序觶爵也既盡也鄉飲酒之為義方賔之未入主

人拜迎賔於庠門之外既入賔主三揖而后至於階三讓而后升於堂所以致其尊與讓也主人將獻賔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所以致其絜也賔至升堂主人於阼階拜至主人洗爵賔於西階拜洗主人獻爵賔於西階拜受主於阼階拜送賔既卒爵而又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讓絜敬也者乃君子所以相接也盖人之禍常生於爭與慢之心惟君子尊讓則相從以義而不爭絜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慢不慢不爭則

禮行而成俗不至求勝以力取給以言而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各安其分而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之道也案主人孔疏謂是鄉大夫故迎賔於庠門外若州射黨祭則州長黨正為主迎賔於序門外矣三揖者將進揖一也當陳揖二也當碑揖三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賔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

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賔也

此言主人事賔之義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或曰鄉人之秀者為士有德有位者為君子尊酒尊也洗器名盛盥洗水者榮屋翼也故聖人制為鄉飲酒之禮非徒尚繁文而必以其道凡鄉人士君子之飲酒設尊於東房以西室户以東而居賔主之中者示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賔亦以之酢主人彼此共之也北面設尊元酒在尊之西

者以地道尚右貴其質素也盖之出自東房者以主
位在東示為賔而供之也設洗於庭而當屋之東翼
者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所以自致其絜而以事
賔也鄭注云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孔
疏云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案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
夫館於士而聘禮君使臣還玉於館賔退負右房則
大夫士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也鄉飲酒禮賔席牖
前南面三賔席在賔西皆南面賔巳在西北三賔又

在賔西明是有右房也

賔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賔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此言賔主介僎取法之義也介輔賔者僎輔主人者三光蓋星之大者有三先儒謂三大辰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為大辰理或然也賔以致其尊主以致其養所以象天地也介以輔賔僎以輔主所以象陰陽也三賔為衆賔之長所以象三光也主之讓賔而

至三也所以象月之望後三日因明之相讓而成魄也賔主介僎為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也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鄭注古文禮僎皆作遵案儀禮賔若有遵者席於賔東一人舉觶乃入賔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賔之尊非主之輔注誤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此申言坐次象四時之義也聖通明也坐之所以象

四時者以在天為四時而在地則為四方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於時為秋冬此天地之尊嚴氣也尊嚴所以為義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於時為春夏此天地之盛德氣也盛德所以為仁此天地之仁氣也惟主人者尊賔故坐賔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賔葢以賔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飲之以酒食之以以羞接人以仁以德

為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夫仁義相接如此是賔主各有其事爼豆又各有其
數而於禮義所在通貫顯明曰聖聖既立制而將之
以敬曰禮禮行而體乎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
故曰古之學術道者雖不能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
亦將以得於身也是故聖人必務而行焉張子曰坐
有四位者禮主於尊賢而已若賔主正對則無於敬
主故賔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

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案設席之次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僎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賓則在賓西有遵則在賓東皆南面張子所謂賓主不相對坐也後世賓東南面主西北面側席相向非是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

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此言升席降席之義也嚌嚌於齒也啐飲酒入口也席末席西頭也致實盡酒也酒為觶中之實主人獻賔賔即席祭所薦脯醢又祭酒者敬主之禮也嚌俎上之肺者嘗主之禮也啐觶中之酒者成主之禮也而於席之末蓋言是席之正非專以為飲食也為行禮也祭酒與嚌肺以表敬而在席中啐酒以入口而

在席末此所以明其貴禮而賤財也卒觶則盡其實矣而必遠在西階之上者蓋言是席之上非專以為飲食也祭與嚌皆在席中啐猶在席末盡酒則獨在西階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咸興於敬讓而不爭矣案儀禮嚌肺先祭酒後此稍異者取便文也周禮重肺祭必先肺嚌肺則徧嘗可知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言坐立豆數之義也孝者之孝當作教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則坐於堂上五十者則立侍於堂下以聽政令役使之事所以明其尊乎長也六十者則三豆七十者則四豆八十者則五豆九十者則六豆所以

明其養乎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而孝於親弟於長民皆入而孝弟出而尊長養老而后教以成教成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后國可安也夫君子之所謂教者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唯合聚之於鄉射教之以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於以成立矣案此於儀禮無見鄭注謂是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其鄉射則是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

黨鄉之屬也又孔疏言五十者二豆正豆也此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加豆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此言賓介異禮之義也鄉鄉飲酒也速謂即家名之

主酌賔為獻賔答主為酢主人答賔為酬小減曰省
孔子嘗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
也方主人親身速賔及介而衆賔則自從之逮至於
門外主人拜賔及介而衆賔則又自入是賔介為貴
衆賔為賤而義以別矣賔三揖至於階主人三讓以
賔升拜至之後獻酬辭讓之節於賔為繁及介則省
酬矣然猶坐飲至於衆賔升而受爵坐祭而立飲不
酢主人而即降是賔從隆介與衆賔從殺而義以辨

矣鄭注云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辯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此言禮以節樂之義也閒代也謂更代而作也一人主人之吏也鄉飲之禮非樂不和工入而升堂以歌至三終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入於堂下至三終主

人酌以獻笙人次則閒歌三終又次則合樂三終工乃以樂備告樂正樂正以告於賔而遂出於時主人之吏一人舉觶將以旅酬主人乃更立司正以監之是知其能和樂而不至於流也蓋樂之作始乎分卒乎合閒歌則介乎由分而合之間升歌三終謂鼓瑟之工於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也笙入三終謂吹笙之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也閒歌三終謂堂上鼓瑟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終謂歌笙並作歌關雎以鵲巢合之歌葛覃以采蘩合之歌卷耳以采蘋合之也孔疏云爾案燕禮合樂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六詩皆歌也合樂三終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雅六詩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况笙詩有聲無辭鵲巢三篇則有辭矣孔疏謂笙吹召南三詩未詳所據疑笙管之詩若琴操然有有辭者亦有無

辭者非可執一以例也

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此言旅酬逮賤之義也沃洗者洗爵之人也始入之時主人酬賔至此則賔又酬主人獻介之後介酬主人至此則主人又酬介坐祭立飲之後衆賔不酢而降至此則介又酬衆賔其必以少長為齒自上而下直終於以水沃盥洗爵者焉是知其能弟以事長而

無所遺棄矣孔疏主人酬介介酬衆賔雖據旅酬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筭爵見無不周徧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也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此言飲無㹟禮之義也脩舉也前此皆立而行禮至

徹俎後乃降階說屨升堂而坐燕舉爵無數然飲酒仍自有節既朝乃飲先夕則罷朝不廢朝之聽政夕不廢夕之脩令賔出主人拜送於禮之品節文章終竟申遂而無所缺焉是知其能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也孔疏云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此是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總結上意也夫既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如此則此五行者本之以脩己治人為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蓋天下者鄉之積而治天下者身之推鄉飲酒之禮即王道也禮正則身正身正則國與天下皆正而無不安是即王道之成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此申言立賓主介僎之義也鄉飲酒之義必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者蓋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古之制為此禮也先經之以天地次紀之以日月又次參之以三光則人備而禮行所以為政教之本也案

陰陽以氣言日月以體言僎在東北象日始出介在西南象月生明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此申言薦羞洗酌之義也祖猶法也洗盥器也左海據東海而言亨狗以養賓必於東方者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以養萬物也洗之設在於阼其水之設又在洗之東者法天地之左海為水之所歸也尊之設必

有元酒者教民不忘其本而思禮所由起也

賔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此申言賔位所嚮之義也蠢者物生動之貌假大也愁揫通歛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賔必坐於西

北而南向者何也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萬物蠢動之
象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産萬物者於德為聖也南
方者夏夏之為言萬物假大之象也物生矣又養之
長之以至於大於德為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萬
物斂縮之象也斂縮之以秋時嚴肅於德為守義者
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乃物蓄於中也物蓄於中者
德藏於内也是以天子之立也東左取其聖南鄉取
其仁西右取其義北後取其藏也案前以坐賔於西

北為義此又以南嚮為仁是另取一意

介必東鄉介賔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賔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叅也

此申言介與主人位之所嚮及三讓三賔之義也介必坐於西南而東鄉者以介乎主賔之閒也主人之位必居東方以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動也能産萬

物者也主人造飲食以養賔有産萬物之象也月以三日而成魄積三月而成時是以禮有三讓也禮之經紀惟有叅焉者而後行建國必立三卿以輔行其政教三賔即政教之本而禮之大叅也案此篇釋義不無傅會意者漢人之説與

射義

射義者記天子諸侯之大射燕射卿大夫士之鄉射儀禮有大射鄉射諸禮而此釋其義易大傳曰弦木

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虞書云侯以明之蓋射以觀德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以不習而禮行乎其閑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此言先射而燕飲之義也古者諸侯之有大射選羣

臣以與祭也則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有鄉射會民而習禮樂也則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臣於堂下再拜稽首示竭力以致敬升成拜而君答拜示施惠以為報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長者在上而豆數多少者在下而豆數少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孔疏云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曰先行燕禮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此言容體比於禮也射必先比耦耦有上射下射皆執弓挾矢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退亦如之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矢揖退與將進者又揖其卒射而飲也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惟燕先於射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乎禮内志正而無邪外體直而

無枉然後其持弓矢也固内正而審外直而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巧力俱至而可以言中即此可以觀德行矣鄭氏注云内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孔氏疏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内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

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此言節比於樂也節者為歌詩一終而發一矢以為節也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九節

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七節則三節以聽五節則一節以聽也騶虞官虞山澤官騶虞采蘋采蘩並名南篇名貍首逸鄭氏注下文曾孫侯氏是也或曰貍首鶡巢也篆文貍似鶡首似巢鶡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亦時會之道也射不惟容體比乎禮而節復比於樂其歌詩以為發矢之節節之多少視乎位之尊卑天子則以騶虞為節諸侯則以貍首為節卿大夫則以采蘋為節士則以采蘩為節騶虞者

言因物之蕃滋而歸功於二官所取乎是樂官備也
貍首者言以物之微薄而不廢其會聚所取乎是樂
會時也采蘋者言大夫妻能奉在家所教之法以佐
先祀所取乎是樂循法也采蘩者言諸侯夫人能敬
於其職以供祭祀所取乎是樂不失職也是故歌之
於射天子即以備官為節諸侯即以時會天子為節
卿大夫即以循法為節士即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
其節之志而能知以不失其事而能行則功成於國

而德行立於身德行既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既成則國安其為盛德孰加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此言天子所以重射之義也是故古者天子貴德行必以射而選諸侯卿大夫士蓋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使其必比於是也故事之盡乎禮

樂而可数為之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此焉

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疏云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
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
未之有也

此言天子以射試士而行賞罰於諸侯也射宮即學
宮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有所獻必貢士於天
子將祭則合而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若其容體不比於禮其

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即不得與於祭士數與於祭則有進賢之功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則無知人之拒而君有讓數有慶而因以益地數有讓則因以削地故曰射者所以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之君臣必皆盡志於射以習於禮樂夫君臣能習於禮樂而以此流亡者未之有也案歲獻貢士謂於獻之歲貢士也鄭氏注曰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書傳云古者諸

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

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此申言諸侯君臣習射保國之義也詩舊謂即貍首篇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言曾孫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御侍也上燕燕禮也下燕安也諸侯有燕射之禮故詩曰曾孫侯氏之為君四獻既舉而後射大夫君子及衆庶之士無論官之小大皆莫敢安處而侍於君所以為燕以為射於

是乎則燕則譽矣蓋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教養諸侯而兵可不用諸侯皆自為正之具也案禮樂征伐為治天下之大權而禮樂化於未然征伐禁於已然是故禮樂之教行而兵革可息矣此又本末之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

者不入其餘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盖廑有存者

此引孔子之射以明觀德之義也矍相地名如堵墻觀者之衆也鄉飲酒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賁與僨同亡國亡其君之

國也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也廟與僅同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環而觀者如堵墻既飲而射至於轉司正為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來觀欲射者而告之曰如其有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干預而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於是蓋去者半入者半射畢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兹有幼壯而能孝弟者耆耋而能好禮不苟從乎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否宜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

入者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茲有好學而能不倦好禮而能不變年至旄期論道而猶無所違亂者否宜在此賔位也於是先時之處者其去亦多蓋勵有存者鄭注云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説義理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巳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

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此言射有關於大倫之義也繹尋繹也舍止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注云侯用虎熊豹麋之皮為飾又方制之為準的著於侯中謂之鵠鵠鳱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射之為言者取乎繹也或曰取

乎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而思其理也故心平體正而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而得所止矣故曰為人父者即以為父慈之鵠為人子者即以為子孝之鵠為人君者即以為君仁之鵠為人臣者即以為臣忠之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而止其道也故天子有郊廟之祭擇士而大射張侯為鵠名之為射侯射侯者言射之繫乎諸侯也射中則有慶而得為諸侯射不中則有讓而將不得為諸侯頎不重與未

子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此申言射為諸侯之義也天子將祭必先擇侯國所貢之士習射於澤習於澤者所以擇士之可否也既射於澤而後復射於射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君則有讓而削以地得與於祭者君則有慶而益以地進爵絀地皆以是也鄭注澤宫名也孔疏蓋於寛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宫揖

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此言男子重射之義也飯食謂乳之也是故男子始生即設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夫天地四方者皆男子之所當有事也故必先示之以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此既射而後卜母

以飯食之之謂也槩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猶是桑弧蓬矢之意夫始生而示以尚志則異日之先勞後禄其基於此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

此言射義之合乎仁也鄭注揖讓而升下為句朱注揖讓而升為句宜從朱子射者即為仁之道也必先

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若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仍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嘗曰君子本無所爭必也射乎將射凡三揖讓乃升既射又揖而降乃揖以升而飲雍容讓遜如此是其爭也亦猶是君子所爲也案此引孔子之言以明不怨勝己之意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孔疏云儀禮大射耦進上射

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飲射爵之時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此引以申比於禮樂而能中之義也聲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詩小雅賔之初筵篇孔子曰射者之以樂也蓋難言之果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又何以能聽樂之音節皆循聲而發矢發矢而不失正鵠者其唯有德之賢者乃能之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必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之為言求

也求中乃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若不中而受爵則自當養禮疑於不讓故求中以辭爵者辭其養也鄭注云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孔疏云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何法以為之至極難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四

燕義

燕義者記君臣之燕飲明上下之相尊儀禮有燕禮而此釋其義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曰若有王事是也案此皆侯國之禮王燕禮今無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此言設官以治庶子因詳其所治之事也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庶衆也周禮作掌國子之倅以嫡子

衆多故總謂之庶子庶子官即夏官諸子之職下大夫二人卒讀曰倅副貳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賔客大燕享之類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正役也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固之類倅謂之游者無職事之稱古者周天子之官在侯國有庶子一官設庶子官者其職專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副貳於其父者之事為之掌其征役之戒令與其道德之教治別其父尊亦尊父卑亦卑之等正其朝廷尚爵學校尚齒之

位國有大禮之事庶子官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其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於國子授之以車甲聯比其卒伍統領以有司亦唯大子以軍法治之司馬不得而役凡國之政事非國子所當為則存其未仕之倅使之脩德以立本學道以致用春則聚之大學秋則聚之射宫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皆庶子之職也案鄭注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截此以為說呂氏大臨曰大子君之貳也以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

相同情相信可任使之才已備先王所以慮後世者豫矣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此言燕禮席位之義也爾與邇同近也謂揖之使前也適與敵同諸侯燕禮之為義卿大夫既入君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揖而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

夫皆少進而北面所以定臣位也君設席於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就席西面特立臣不敢自居於賔而與為敵之義也案鄭注定位者為其始入跛踖揖而安定也此是中庭立位非席次也

設賔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賔而以大夫為賔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賔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此申言主賔之義也宰夫主膳食之官獻主代主人

舉爵獻賓也亢與抗同設賓主然後可以獻酬此飲酒之禮也君本是主乃使宰夫為獻主者臣不敢以君為主而與抗禮也公卿本是賓乃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者為公卿之疑於君而大夫則無嫌此明嫌之義也賓入於中庭君降阼階一等而揖之所以禮之也案鄭注公孤也疏云上公得置孤一人或曰天子不以公為賓諸侯不以卿為賓蓋通天子言之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此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也以道道之之道與導同君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特賜之爵臣皆降階再拜稽首復升而成拜凡以明為臣之禮也臣拜而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又以明君上之禮也為臣下者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則君必報之以爵禄故臣下益勸而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蓋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惟君之於民也亦然上必明正道以道民為之分田制里民因其所

以道之者而有功然後取其什分中之一故上之用以足而下可不匱是以上下常見其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者禮之用也此乃君臣上下之大義也然又必於交拜而見之則燕禮者洵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案燕禮公酬賔賔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鄭注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公卒觶賔下拜小臣辭賔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為拜故下賔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席位獻酬牲羞不同之義也凡獻皆宰夫所獻舉酬則君自為之牲狗也牲體俎實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設席之位小卿則次於上卿蓋小卿在賔席西上卿在賔席東皆南面東上大夫則次於小卿蓋

又在小卿西士庶子則以次就位於下盖士受獻於西階上庶子受獻於阼階上皆退立於阼階下旅酬之禮主人酌以獻君君取所媵之觶以酬賔賔乃自行旅酬於西階上如是而後主人洗升實散以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庶子卑則君不為之舉旅矣諸若爼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案君與卿大夫士之舉旅行酬儀節甚繁此特約略言

之又公及卿大夫士之牲體薦羞其等差燕禮不具
載今無可考

聘義

聘義者謂諸侯之國交相聘問儀禮有聘禮而此釋
其義吕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
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
皆朝也存覜省聘問皆聘也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
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也有

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此篇專指鄰國交聘之禮而言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此言聘卿用介之義也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王之三公八命加一命於三公之上故稱上公上公親

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
絡繼也介擯之位各相承繼而介又與擯左右相繼
也質正也聘之為禮卿出必有介以輔之而其數不
同上公之卿則七介侯伯之卿則五介子男之卿則
三介凡所以明貴賤也介有三等其位相繼必陳列
而賓傳命者以使臣卑而主君尊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正自相當故擯介之設乃敬之至也案禮兩君相
見則交擯交擯者主國之上擯受主命出傳與承擯

承擯傳與紹擯紹擯傳與賔之末介由是末介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賔賔遞傳命至主亦如之若卿行聘則旅擯旅擯者惟聘卿自傳本君之命於主擯而已此正旅擯而云介紹而傳命者猶云陳介紹而傳命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

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此言賔主行禮之義也竟與境同賔在大門外見主君陳擯待以大客之禮而不敢當必三讓不許而后傳聘命於上擯主君延賔而入將欲廟受又不敢當必三讓而后入於廟門入廟揖當階揖當碑又揖凡三揖而后至於階主君讓賔升賔又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而后賔升此皆賔所以致尊讓於主人

也賔之將至君使士迎于境大夫于近郊用束帛以致勞既至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賔命其北面以拜聘君之貺者盖拜君命之来辱此皆主人所以致敬于賔也夫敬讓也者乃君子所以相接也故諸侯能相接以敬讓則其不相侵陵也必矣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賔賔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賔客君臣之義也

此言始聘以及旣聘相接之義也卿主國之卿承擯承上擯也繼擯繼承擯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半圭曰璋賄用束紡紡令之絹也主國接賔之擯有三卿則為上擯大夫則為承擯士則為紹擯賔行聘事畢君親執醴以禮賔賔更私以己禮面主國之卿大夫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賔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還其來時執以為信之圭璋加之以賄贈且有饗禮食禮燕禮在主君則致賔客之敬於使臣在使臣

則致君臣之敬於主君此所以明賔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此總結上文之義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故天子制為聘禮使諸侯遵而行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必相厲以禮如使者於行聘之時而

禮有錯誤主君弗復親為饗食也此所以愧厲之也夫諸侯果能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鄰不至於相侵內而上下不至於相陵此乃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革不用而諸侯各自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申言還圭璋之義也聘禮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享禮於君束帛加璧於夫人加琮鄰國之以圭璋為

聘所以重其禮也主國於既聘而還圭璋獨受其琮
璧與幣者以享則為財而圭璋乃行禮之器此輕財
而重禮之義也夫諸侯能交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
胥效之而作讓矣孔氏穎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
對故圭璋為聘璧琮為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
璧琮皆為享也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
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
歸也案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

五瑞也諸侯相朝聘則執瑑玉制視命圭而瑑剡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数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内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

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此申言致饔餼與饗食燕之義也出既行也入始入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三牲備為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東階餼二牢在門內之西禾稾實并刈者也薪從米芻從禾秉禽

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也主國之待客於出與入皆三次饋遺而致於客之舍五牢之具則陳於内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之數倍於禾則皆陳於外乘行之禽日有五雙羣介亦皆有餼牢以訓恭儉則壹食再饗以示慈惠則燕與時賜無常數凡所以厚此聘禮也夫古之用財者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不能一皆如此然而用財於聘賓必如此其厚者欲極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至相陵而外不

至相侵故天子制為此禮以養諸侯而諸侯務焉爾

案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於朝饗於廟燕於寢時賜於

館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

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此統明射聘之義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孔疏云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齊莊之齊齋同聘射之禮節文繁多葢至大之禮也質明而已行事日近中而後禮成自非强有力者弗能

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此禮也酒非不清人雖渴而不敢飲也肉非不乾人雖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猶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務成此禮節於以正其君臣親其父子和其長幼此皆衆人所難而君子獨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則得其宜而謂之有義有義則無所懼而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此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此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此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

此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而廢其常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而禦其變用之於戰勝則有以為威而無敵用之於禮義則有以為化而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文教武功之咸備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使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逞其血氣而謂之亂人凡刑罰之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用之必善所由民順治而國以安也案既言

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又言有事則用於戰勝者兵可不用而不可不備也用於戰勝之人即是用於禮義之人所謂治出於一者此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因聘禮用玉故引論玉之言以結之也碈石似玉者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樂記曰止如槁木瑕玉之病瑜其中間美者孚尹浮筠也或曰孚信尹正也詩秦風小戎之篇昔子貢嘗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之貴玉而賤碈者果何説也豈為

夫玉之少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從而賤之也玉之少故從而貴之也亦惟諸德之美在焉爾夫昔者君子必比其德於玉焉溫潤而澤則似乎柔中之仁也縝密以栗則似乎貞固之知也廉而不劌則似乎剛中之義也垂之如隊則似乎謙下之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則似乎始終若一之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則似乎不欺之忠也孚尹旁達則似乎以實之信也氣如白虹則徹乎上而

顯諸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則徹乎下而顯諸地也行聘而圭璋特達則似有諸己無待於外之德也天下莫不貴者則似乎人所共由之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正比德於玉之謂故君子貴之也陳氏祥道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名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齊有食玉用其智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邦國以玉節用其信琬圭以結好琰圭

以除慝用其忠四圭有邸蒼璧以禮天用其能達於天兩圭有邸黃琮以禮地用其能達於地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用其達於德與道也

喪服四制

仁義禮智四者性之德也喪服之制取於是而為之故曰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

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此推言制禮之本而專以喪禮申之也口毀曰呰凡禮之大體皆必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明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分隆殺故謂之禮其或有呰之而以為出於人為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彼此不得相干是取之陰陽也喪有

四制不執一而從其宜是取之四時也四制之立有恩有理有節有權是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合仁義禮知則人道畢具於此矣案禮之大體體天地者其綱也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有天地之情而後有人之情情者性之發於外者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恩制也喪服重輕所以稱恩之厚薄

其恩厚者則其服重故為父服斬衰期至三年是以恩制者也孔氏疏曰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内諸親之服皆恩制也

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義制也資猶取也門内之治主於恩故以恩揜義門外之治主於義故以義斷恩資於事

父之道以事君敬同而服同乃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服斬衰期至三年以義制者也察恩揜義如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也義斷恩如有君之喪不敢私服是也君兼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而言家臣為卿大夫服曰貴貴臣為天子諸侯服曰尊尊五服各有義服獨言君者亦舉重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

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此言喪禮之以節制也苴衰苴麻之哀素琴無漆飾也居親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虞祭而沐首期而受練毀不至於滅性蓋不以死傷生也喪之期不過三年苴衰雖破不補墳墓既成不培大祥之日鼓素琴示民以哀宜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之道以

事母愛同而服異者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亦無二尊皆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服齊衰期者見家統於父無二尊也此又以節制之大焉者也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於魯之朝祥暮歌者而曰踰月則善此謂祥之日鼓素琴恐未安也

父在為母齊衰期謂期而除服以心喪終三年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

脩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權制也子者王侯世子居喪未即位之稱擔假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者喪服傳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髽是婦人大紒重喪辮麻繞髮髽或為免杖之設者何也王侯若大夫士其德重其病深故杖各以爵授也三日則授

子杖五日則授大夫杖七日則授士杖庶人無爵而亦杖者或曰假此以明其為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或曰以此扶其病也婦人與童子則不杖以不能病也王侯自居喪及其世子居王侯之喪百官皆備百物皆具不待言而事行者雖杖而病深猶必須人扶而起大夫士居親喪與居君喪必待言而后事行者不許極病則以杖而起庶人居喪必身自執事而后行者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抑禮

更有所不能行如禿者則不髽傴者則不袒跛者則不踊老及病者則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孔氏疏曰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案人子執親之喪以自致為正不得自致者為權杖者所以安此身也哀病者用之天子諸侯大夫士知義理則能病官備事具則可病病必有以輔之故以杖為正婦人弱童子幼不能病

者也庶人面垢而已不可病者也不能病不可病故以不杖為正以不杖為正則又以杖為權矣庶人不杖而長子為主則擔之不止有爵矣權制一也庶子不杖而同是父母之子雖不以杖即位而病則輔之又不止擔主矣權制二也婦人不杖而有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為長子亦以輔病也權制三也童子不杖而亦有杖者男子當室則杖女子子在室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亦以擔主也權制四也或曰

二句上對大夫士則擔主輔病各一下對婦人童子則擔主輔病又各一合之不髽不袒不踊不止酒肉者而為八也百官以下申上爵者杖而庶人不杖之意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此覆明節制之義也書商書說命篇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為鶉鵪之鵪廬謂之闇也居親之喪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至三日而不怠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脫絰帶至三月而不解既虞卒哭猶朝夕哭至期而悲哀既練不朝夕哭猶哀至則哭至三年而憂自初及終哀固以漸而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為服之節此喪之所以斷以三年賢者哀有餘而不得過不肖者哀不足而不得不及此乃喪之

中庸依古以来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葢史臣善之也槩人子有終身之憂而喪以三年為節者葢時有近遠情有隆殺而服因有變除此所謂中制庸行而弗可損益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此申上文引書之意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三年之喪禮既為王者之所常行何以於高宗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乃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善於居喪當此之時殷既衰而復興禮既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特載之書中推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若百官備百物具則君不言而事行書所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喪

有必言而后事行而言但不文則又謂臣下也案王者莫不行此禮故羅氏泌曰周公之抱沖子大甲之居桐皆在諒陰時也殷之中世不能喪者已多高宗為廢禮所由興故獨見為善則自此而後自非不世出之主仁孝無乎不盡孰能復此三年之制而度越百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此備述五服言語之節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說見閒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此又承上文而終美三年喪之制以深致教人之意也繩為冠武垂下為纓菅茅也比及也居父母之喪

用哀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成服三月而沐受服期十三月而練冠受練服三年而祥除服其自三月及十三月以終此三年之三節者人於此可以觀矣非仁不足以盡愛親之道仁者因可以觀其愛焉非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知者因可以觀其理焉非强不足以守行禮之志强者因可以觀其志焉而又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凡孝子弟弟貞婦之善於喪者皆可得而察焉案篇首言仁義禮知此複

言仁知禮義而加之以強強於五德為信三達德為勇以知仁勇而行禮義即達德行達道之說此倫之所以無不盡也恩制為四制之首故言父母之喪獨詳孝父為百行之原故因孝子而言弟弟貞婦則其餘皆舉之矣記者結一篇之意而全書以此而終意亦深哉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四